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十六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性理七

仁義　仁義禮智　仁義禮智信

道問仁義體用動靜何如曰仁固為體義固為用然仁義各有體用各有動靜自詳細驗之 以下論仁義

仁義互為體用動靜仁之體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用本動而其體則各止其所

義之嚴肅即是仁底收斂

以仁屬陽以義屬陰仁主發動而言義主收斂而言若

揚子云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又自是一義便是這物

事不可一定名之看他用處如何

先生荅叔重疑問曰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廣

請曰自太極之動言之則仁為剛而義為柔自一物

中陰陽言之則仁之用柔義之用剛曰也是如此仁

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

量從宜之義然其用則決裂

仁義如陰陽只是一氣陽是正長底氣陰是方消底氣仁便是方生底義義便是收回頭底仁要之仁未能盡得道體道則平鋪地散在裏仁固未能盡得然仁卻是足以該道之體若識得陽便識得陰識得仁便識得義識得一箇便曉得其餘箇

問義者仁之質曰義有裁制割斷意是把定處便發出許多仁來如非禮勿視聽言動便是把定處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便是流行處

問孟子以惻隱為仁之端羞惡為義之端周子曰愛曰仁宜曰義然以其存於心者而言則惻隱與愛固為仁心之發然羞惡乃就恥不義上反說而非直指義之端也宜字乃是就事物上說不知義在心上其體段如何曰義之在心乃是決裂果斷者也

義如利刀相似都割斷了許多牽絆

義字如一横劍相似凡事物到前便兩分去君子義以

為質義以為上義不食也義弗乘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是此義十分精熟用便見也

仁言心之德便見得可包四者義言心之制却只是說義而已曰然

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嘗不包在其中心之制是說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說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

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麼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這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皆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這刀便是義

天地只是一氣便自分陰陽緣有陰陽二氣相感化生萬物故事物未嘗無對天便對地生便對死語默動靜皆然以其種如此故也所以四端只舉仁義言亦

如陰陽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陰陽柔剛仁義看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

陳仲蔚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滙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賢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天子七廟諸侯五廟這箇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禮是理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處呂與

叔說天命之謂性云自斬而緦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十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箇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動義禮知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閒放出來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便有許多

分別 以上語類十五條

其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方維上下定位不易豪釐之間不可差謬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為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

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答江元適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以事親為仁事兄為義何也蓋孔門論仁舉體以該用即所謂專言之仁也孟子言仁必以其配即所謂偏言之者也事親主乎愛而已義則愛之宜者也推其事親者以事其長而

得其宜則仁之道行焉曰此說是　答吳伯豐

知仁為愛之理則當知義為宜之理矣蓋二者皆為未發之本體而愛與宜者乃其用也今乃曰義者理之宜則以義為本體之發也不幾於仁內義外之失乎

答姜叔權

義之所以能行却是仁之用處故學者須是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如其不然則方寸之間自無主宰亦不復能審度可否而行所當行矣此孔門之學所以

必以求仁為先蓋此萬理之原萬事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脚處爾荅李元翰

問有子以孝弟為仁之本孟子分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義主敬或主於事之宜也曰以宜為主敬在其中荅林德久〇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别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

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人肚臟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强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柔以下論仁義禮智

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

收斂底意思自是屬陰順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截然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智只是知得了便交付惻隱羞惡辭遜三者他那箇更收斂得快

仁所以包三者蓋義禮智皆是流動底物所以皆從仁上漸漸推出仁智元貞是終始之事這兩頭却重如坎與震是始萬物終萬物處艮則是中間接續處

味道問仁包義禮智惻隱包羞惡辭遜是非元包亨利

貞春包夏秋冬以五行言之不知木如何包得火金水曰木是生氣有生氣然後物可得而生若無生氣則火金水皆無自而能生矣故木能包此三者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義又是一大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

正淳言性之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總統也恭而無

禮則勞是以禮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義為主也蓋四德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層出要在人默而識之曰說得是

仁字須兼義禮智看方看得出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於春春則生意之生也夏則生意之長也秋則生意之成冬則生意之藏也自四而兩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

一太極又曰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禮者仁之發智者義之藏且以人之資質言之温厚者多謙遜通曉者多刻剥

惻隱之心頭尾都是惻隱三者則頭是惻隱尾是羞惡

辭遜是非若不是惻隱則三者都是死物蓋惻隱是

箇頭子羞惡辭遜是非便從這裏發來

仁與禮自是有箇發生底意思義與智自是有箇收斂

底意思 以上語類十一條

孝述見先生荅黄寺丞健順仁義禮智之問云有分而

言之者有合而言之者孝述於分而言者已隨愚見

陳於上矣復以合而言者求之竊意仁義禮智若以

用言則有有為者有無為者故仁禮為健義智為順

若論其所以為是四者之實則仁是人之不忍之心似有柔順之意禮之品節一定而不可易似有陰静之意二者恐是健中有順義之裁制方嚴似有剛斷之意智之周流不滯似有陽動之意二者恐是順中有健於此可見陰陽本不相離之意不知是否曰當時之意恐謂分則為四合則為二耳然如所説又自是一意即所謂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者答李孝述

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

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義禮智孔門未
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
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
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
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
終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
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
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

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
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過朝之事感則禮
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中間衆理
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
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
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粲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
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
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粲然有條如此蓋是理

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内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内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耳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

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

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終始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

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則有兩面既别其所是又别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胳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静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荅陳器之

問乾之四德以貞配冬無可疑人之四德以智配冬猶

未瑩豈以一歲之功萬物之成畢見於此如智之明辨者乎曰智主含藏分别有知覺而無運用冬之象也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寄王十八日或謂王於戊巳然季夏乃土之本宫故尤王月令載中央土以此以下論仁義禮智信

問向蒙戒諭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得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令以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榦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何嘗息木雖彫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

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

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也離這四箇不得公且自看日用之間如何離得這四箇如信者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實是有此論其體則實是有仁義禮

智論其用則實是有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偽不得試看天下豈有假做得仁假做得義假做得禮假做得智所以說信者以言其實有而非偽也以上語類三條

界限之說亦是要見得五行之在性中各有體段要得分辨不雜不可說未感時都無分別感物後方有分別也觀程先生沖漠無朕一段可見矣荅林德久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

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

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義而為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

故此蓋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答袁機仲

程珙請曰論語多是說仁孟子却兼說仁義意者夫子說元氣孟子說陰陽仁恐是體義恐是用先生曰孔孟之言有同有異固所當講然今且當理會何者為仁何者為義曉此兩字義理分明方於自己分上有用力處然後孔孟之言有同異處可得而論如其不曉自己分上元無工夫說得雖工何益於事且道如何說箇仁義二字底道理大凡天之生物各付一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故性之所以

為體只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道理不出於此韓
文公云人之所以為性者五其說最為得之却為後
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將性字作知覺心
意看之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五者之中所謂信
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禮智皆真實而無
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只仁義禮智四字於中各
有分別不可不辨蓋仁則是箇温和慈愛底道理義
則是箇斷制裁割底道理禮則是箇恭敬撙節底道

理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方其未發漠然無形象之可見及其發而為用則仁者為惻隱義者為羞惡禮者為恭敬智者為是非隨事發見各有苗脉不相殽亂所謂情也故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恭敬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謂之端者猶有物在中而不可見必因其端緒發見於外然後可得而尋也蓋一心之中仁義禮智各有界限而

具性情體用又自各有分别須是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四者之中又自見得仁義兩字是箇大界限如天地造化四序流行而其實不過於一陰一陽而已於此見得分明然後就此又自見得仁字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也義則仁之斷制也禮則仁之節文也智則仁之分别也正如春之生氣貫徹四時春則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故程子謂四德之元

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正謂此也孔子只言仁以其專言者言之也故但言仁而仁義禮智皆在其中孟子兼言義以其偏言者言之也然亦不是於孔子所言之外添入一箇義字但於一理之中分别出來耳其又兼言禮智亦是如此蓋禮又是仁之著智又是義之藏而仁之一字未嘗不流行乎四者之中也若論體用亦有兩説蓋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

義相為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為體用若認得熟看得透則玲瓏穿穴縱横顛倒無處不通而日用之間行著習察無不是著工夫處矣珙又請曰三代以前只是說中說極至孔門荅問說著便是仁何也先生曰說中說極今人多錯會了他文義今亦未暇一一詳說但至孔門方說仁字則是列聖相傳到此方漸次說親切處爾夫子所以賢於堯舜於此亦可見其一

端也 玉山講義○以上文集三條

誠 忠信 忠恕 恭敬

誠實理也亦誠慤也由漢以來專以誠慤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後學皆棄誠慤之說不觀中庸亦有言實理為誠處亦有言誠慤為誠處不可只以實為誠而以誠慤為非誠也 以下論誠

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性譬如這扇子相似誠譬則這扇子做得好又曰五

峰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某以為道字不若改做德字更親切道字又較疎

先生問諸友誠敬二字如何分各舉程子之說以對先生曰敬是不放肆底意思誠是不欺妄底意思

誠只是一箇實敬只是一箇畏

或問誠是體仁是用否曰理一也以其實有故謂之誠以其體言則有仁義禮智之實以其用言則有惻隱

羞惡恭敬是非之實故曰五常百行非誠非也蓋無其實矣又安得有是名乎

或問專一可以至誠敬否曰誠與敬不同誠是實理是人前背後都恁地做一件事直是做到十分便是誠若只做得兩三分說道今且謾恁地做恁地也得不恁地也得便是不誠敬是戒謹恐懼意

伊川言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某看忠有些子是誠之用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十分真實恁地便是誠若

有八九分恁地有一分不恁地便是夾雜些虛偽在內便是不誠忠便是盡心盡心亦是恁地便有些子是誠之用

一心之謂誠盡己之謂忠誠是實理自然如此此處却不曾帶那動只恁地平放在這裏忠却是處事待物見得却是向外說來

問無妄誠之道不欺則所以求誠否曰無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爲無妄則可謂聖人爲不欺則不可又問此

正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否曰然無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

味道問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曰非無妄故能誠無妄便是誠無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　以上語類十一條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温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謂修辭立其誠也曰近之　答程允夫

學者問曰遺書曰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須敬而後能

誠學者如何便能誠恐不若專主於敬而後能誠也大時荅曰誠者天之道也而實然之理亦可以言誠敬道之成則聖人矣而整齊嚴肅亦可以言敬此兩事者皆學者所當用力也曰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誠是真實無妄之名意思不同誠而後能敬者意誠而後心正也敬而後能誠者意雖未誠而能常若有畏則當不敢自欺而進於誠矣此程子之意也問者畧見此意而不能達之於言荅者却荅不著荅胡季隨

問呂氏謂誠者理之實然曰誠之爲言實也然經傳用之各有所指不可一槩論也如呂氏此說即周子所謂誠者聖人之本蓋指實理而言之者也如周子所謂聖誠而已矣即中庸所謂天下至誠者指人之實有此理者而言也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者言也 答或人

問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無妄是聖人之誠不欺是學者之誠如何曰程子此段似是名理之言

不為人之等差而發也答程允夫○以上文集四條

忠自裏面發出信是就事上說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以下論忠信

實心便是學者之關中河內必先有此而後可以有為若無此則若存若亡而已烏能有得乎有諸已之謂信意正謂此

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已因見於事而信又見得忠如此

忠信只是一事但是發於心而自盡則為忠驗於理而
不違則為信忠是信之本信是忠之發
忠信只是一事而相為內外始終本末有於己為忠見
於物為信做一事說也得做兩事說也得
問忠是人心實理於事父謂之孝處朋友謂之信獨於
事君謂之忠何也曰父母兄弟朋友皆是分義相親
至於事君則分際甚嚴人每若有不得已之意非有
出於中心之誠者故聖人以事君盡忠言之又問忠

與誠如何曰忠與誠皆是實理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誠是心之本主忠又誠之用處用者只是心中微見得用

或問學者盡己之忠如何比得聖人至誠不息曰只是這一箇物但有精粗衆人有衆人底忠學者有學者底忠賢者有賢者底忠聖人有聖人底忠衆人只是朴實頭不欺瞞人亦謂之忠直卿云已字便是至誠字盡字便是不息字至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

於穆不已

文振問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曰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到底見得恁地了若說一半不肯說盡便是不忠有這事說這事無這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箇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又文振說發已自盡為忠循物無違為信發已自盡便是盡已循物無違譬如香爐只喚做香爐桌只喚做桌便著實不背

了若以香爐爲桌桌爲香爐便是背了他便是不著實

問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信既是實先生前又說道忠是實心不知如何分別曰忠是就心上說信是指事上說如令人要做一件事是忠做出在外是信如令人問火之性是如何向他說熱便是忠火性是熱便是信心之所發既實則見於事上皆是實若中心不實則見於事上便不實所謂不誠無物若心不實

發出來更有甚麽物事

問發己自盡為忠何以不言反己曰若言反己是全不見用處如何接得下句來推發此心更無餘藴便是忠處信自在其中如今俗語云逢人只說三分話只此便是不忠循體事物而無所乖違是之謂信後來伊川往往見此說尚晦故更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是穩當分明

問明道伊川以忠信為表裏内外何也曰盡己之謂忠

見於事而為信將彼已看亦得發於我而自盡者忠也他人見得便是信問莫只是一事否曰只是一箇道理問有說信字又不說忠字如何曰便兼表裏而言問有說忠字而不說信字如何曰信非忠不能則必信矣又曰且如這事自家見得十分只向人說三分不說那七分便是不信如何是循物無違有人問今日在甚處來便合向他說在大中寺來故程先生曰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存於中之謂孚見於

事之謂信

問盡物之謂信盡物只是循物無違意否曰是以工語類十二條

問先生曰忠信一理但所從言之異耳友恭竊謂忠信一理而於己言忠於物言信者盡己則主心而言物則主理而言故盡己之心為忠循物之理為信雖内外之不同要之皆誠於我耳曰心理不可以彼已分以理為事可也循物無違非謂循物之理但言此物

則循於此物之實而無所違則是所謂信耳答潘恭叔

問一心之謂誠盡心之謂忠其分如何又謂忠天道也其與盡心之義同否曰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忠天道也對恕之推己而言正指盡心之義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二條

程子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便是實理流行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便是實理及物守約問恁地說又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之忠恕相似曰只是一

箇忠恕豈有二分聖人與常人忠恕也不甚相遠又曰盡己不是說盡吾身之實理自盡便是實理此處恐有脫誤若有些子未盡處便是不實如欲為孝雖有七分孝只中間有三分未盡固是不實雖有九分孝只略略有一分未盡亦是不實以下論忠恕

主於內為忠見於外為恕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

說忠恕先生以手向自己是忠卻翻此手向外是恕

忠只是一箇忠做出百千萬箇恕來

中心為忠如心為恕此語見周禮疏

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推將去仁之與恕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劉問忠恕曰忠即是實理忠則一理恕則萬殊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亦只以這實理流行發生萬物牛得之為牛馬得之而為馬草木得之而為草木以上語類七條

張無垢云恕由忠而生忠所以責已也知已之難克然

後知天下之未見性者不可深罪也又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愚謂恕由忠生明道謝子侯子蓋嘗言之然其為說與此不相似也若曰知一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則是以己之私待人也恕之為義本不如此正蒙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此則物我一致各務循理而無違矣聖賢之言自有準則所謂以人治人者雖曰以衆人望人然而

必曰道不遠人則所以為衆人者亦有道矣以己不能克其私而并容他人使之成其惡則是相率而禽獸也其為不忠不恕孰大於是張無垢中庸解辨

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不知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答潘子善

問程子以忠為天道恕為人道莫是謂忠者聖人之在己與天同運而恕者所以待人之道否曰聖人處己

待人亦無二理天人之別但以體用之殊耳答嚴時亨

恕說亦佳但大學絜矩常在格物之後蓋須理明心正則吾之所欲所不欲莫不皆得其正然後推以及物則其處物亦莫不皆得其正而無物我之間如其不然而以私己自便之心為主又欲以是而及人則人道不立而驅一世以為姑息苟且之場矣答黃商伯

問近看得忠恕只是體用其體則純亦不已其用則塞乎天地其體則實然不易其用則廓然大通然體用

一源而不可析也故程子謂看忠恕二字自見相為用處而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曰此說甚善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五條

問仁敬曰上蔡以來以敬為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在其中矣以下論恭敬

恭主容敬主事有事著心做不易其心而為之是敬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為切

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是主事然專言則又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内只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

因言恭敬二字如忠信或云敬主於中者也恭發於外者也曰凡言發於外比似主於中者較大蓋必充積盛滿而後發於外則發於外者豈不如主於中者然主於中者却是本不可不知

問恭與敬如何曰恭是主容貌而言貌曰恭手容恭敬是主事

而言執事敬事思敬問敬如何是主事而言曰而今做一件事須是專心在上面方得不道是不好事而今若讀論語心又在孟子上如何理會得若做這一件事心又在那事永做不得又曰敬是畏底意思又曰若有事時則此心便即專在這一事上無事則此心湛然又曰恭是謹敬是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這處便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臨之以莊則敬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以上語類五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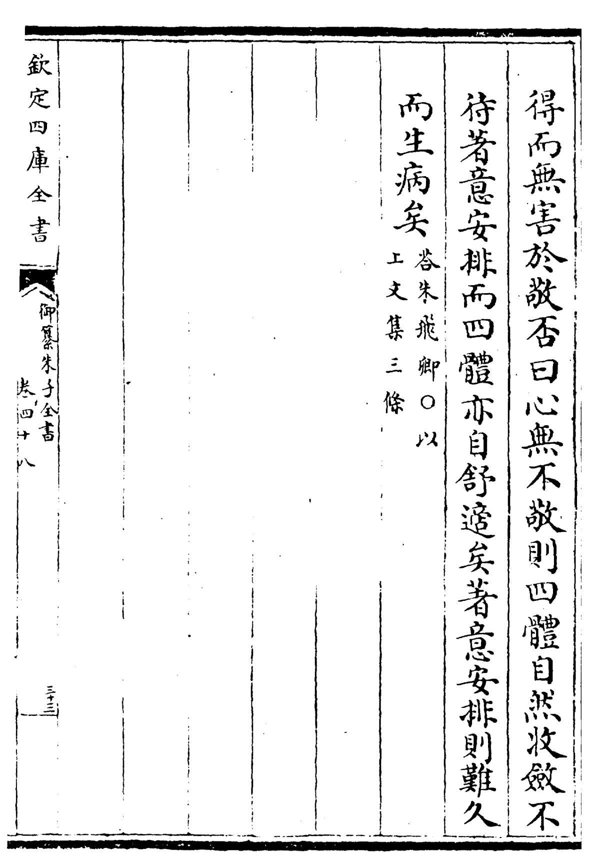
問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曰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答連嵩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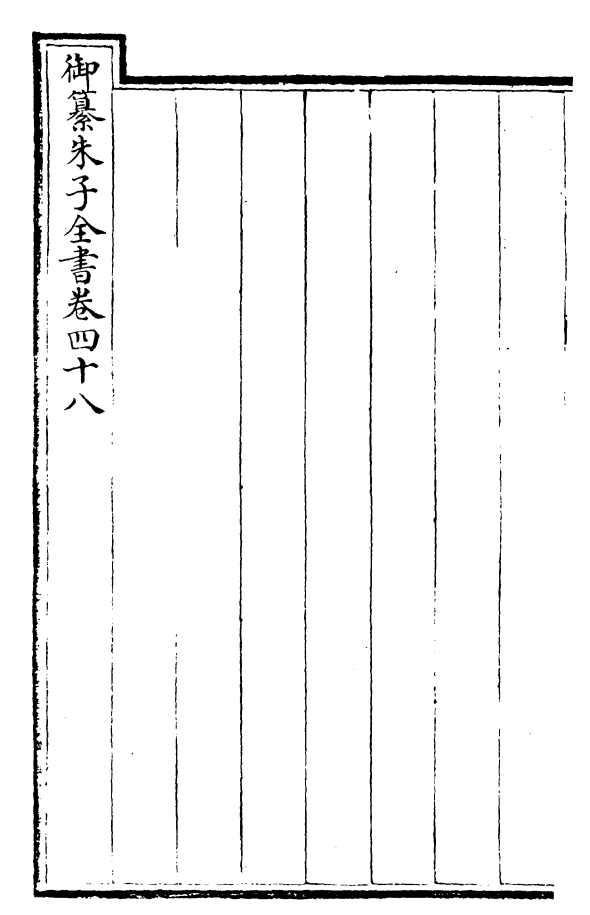
詳考從上聖賢以及程氏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

冠肅容貌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此也但不可一向溺於儀章器數之末耳

答呂伯恭

問某承先生誨以持敬自求病痛是氣皃不能勝其怠惰如頭容欲直手容欲恭則時或不能即此便是持敬不純私意已行矣今遂欲一一如禮則力困實做不得不知但存之於心而四體則少寬之終可以有


得而無害於敬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亦自舒適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答朱飛卿○以上文集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　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理氣一

總論

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

有是理後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

仁義

先有箇天理了却有氣氣積為質而性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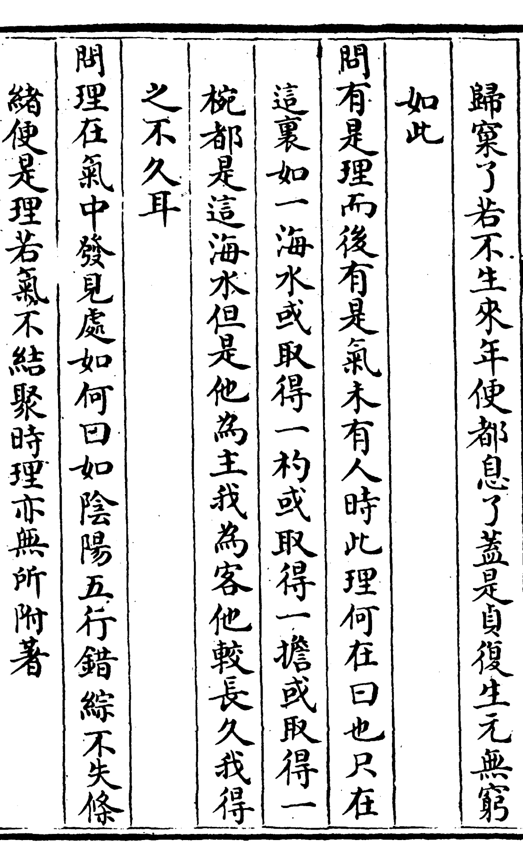
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

問理與氣曰伊川說得好曰理一分殊合天地萬物而

言只是一箇理及在人則又各自有一箇理

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而今且從理上說氣如云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之端若只一開一闔而無繼便是闔殺了又問繼是動靜之間否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冬月萬物都



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復生元無窮如此

問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這裏如一海水或取得一杓或取得一擔或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為主我為客他較長久我得之不久耳

問理在氣中發見處如何曰如陰陽五行錯綜不失條緒便是理若氣不結聚時理亦無所附著

問先有理後有氣之說曰不消如此說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後有氣耶後有理先有氣耶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度之則疑此氣是依傍這理行及此氣之聚則理亦在焉蓋氣則能凝結造作理却無情意無計度無造作只此氣凝聚處理便在其中且如天地間人物草木禽獸其生也莫不有種定不會無種了白地生出一箇物事這箇都是氣若理則只是箇潔淨空闊底世界無形迹他却不會造作氣則能

醖釀凝聚生物也

問有是理便有是氣似不可分先後曰要之也先有理只不可說是今日有是理明日却有是氣也須有先後

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

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曰所謂體者是強名否曰是

曰理無極氣有極否曰論其極將那處做極

或問理在先氣在後曰理與氣本無先後之可言但推

上去時却如理在先氣在後相似

可機問大鈞播物還是一去便休也還有去而復來之

理曰一去便休耳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問氣之伸屈曰譬如將水放鍋裏煮水既乾那泉水依

前又來不到得將已乾之水去做他

問上帝降衷於民天將降大任於人天祐民作之君天生物因其才而篤作善降百祥作不善降百殃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必預出非常之人以擬之凡此等類是蒼蒼在上者眞有主宰如是耶抑天無心只是推原其理如此曰此三段只一意這箇也只是理如此氣運從來一盛了又一衰一衰了又一盛只管恁地循環去無有衰而不盛者

人呼氣時腹却脹吸氣時腹却厭論來呼而腹厭吸而

腹脹乃是令若此者蓋呼氣時此一口氣雖出第二口氣復生故其腹脹及吸氣時其所生之氣又從裏趕出故其腹却厭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槖籥乎動而不屈虛而愈出槖籥只是令之鞴扇耳

理搭於氣而行

以氣言則春夏秋冬以德言則元亨利貞在人則為仁義禮智元亨利貞理也有只四段氣也有只四段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

問理與數曰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蓋數乃是分界限處

此身只是箇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在水外面水便是肚裏水鱖魚肚裏水與鯉魚肚裏水只一般

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如火得脂膏便有許多光燄蓋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人之所以為人其理則天地之理其氣則天地之氣理

無迹不可見故於氣觀之以上語類二十三條

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答黃道夫

所謂理與氣決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則二物渾淪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大凡看此等處須認得分明又

兼始終方是不錯 答劉叔文

有此理後方有此氣既有此氣然後此理有安頓處大而天地細而螻蟻其生皆是如此又何慮天地之生無所付受耶要之理之一字不可以有無論未有天地之時便已如此了也 答楊志仁

問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常不移而氣不常定中庸曰大德必得其名必得其位必得其壽理固當如此然孔子無位顏子夭死蓬華之士固有老死而名不著

者豈非氣使之然耶故君子道其常而不道其非常

然竊疑理先而氣後今理既不足以勝氣則凡福善

禍淫之說不驗常多何以為天地之常經意謂氣雖

不同然亦隨世而異堯舜禹以聖人在上天下平治

以和召和則氣亦醇正而隨於理如春秋戰國之時

刑殺慘酷則氣亦隨之而變而理反不能勝此處亦

當關於人事否曰此於前段論性命處已言之矣雖

是所感不同亦是元氣薄耳答鄭子上

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答程可久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而理絶不同也氣之異者粹駁之不齊理之異者偏全之或異辛更詳之自當無可疑也答黄商伯

氣之所聚理即在焉然理終爲主此即所謂妙合也答王子合

所疑理氣之偏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故理不可以偏全論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是氣多則是理多是氣少即是理少又豈不可以偏全論耶答趙致道

理固不可以偏正通塞言然氣稟既殊則氣之偏者便只得理之偏氣之塞者便自與理相隔是理之在人亦不能無偏塞也橫渠論受光有大小昏明而照納不二其說甚備答杜仁仲

所論氣稟有偏而理之統體未嘗有異得之明道又謂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亦是此意也答杜仁仲

蓋理則純粹至善即氣則雜糅不齊内君子外小人凡所以抑陰而扶陽者乃順乎理以裁成輔相而濟夫氣數之不及者也又何病乎答或人

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

理亦命乎此耳 答廖子晦

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且以目前論之仁便是動義便是靜此又何關於氣乎 答鄭子上〇以上文集十三條

太極

太極只是一箇理字

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

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動而生陽亦只是理靜而生陰亦只是理

萬物四時五行只是從那太極中來太極只是一箇氣迤邐分做兩箇氣裏面動底是陽靜底是陰又分做五氣又散為萬物

問太極解何以先動而後靜先用而後體先感而後寂曰在陰陽言則用在陽而體在陰然動靜無端陰陽

無始不可分先後今只就起處言之畢竟動前又是靜用前又是體感前又是寂陽前又是陰而寂前又是感靜前又是動將何者為先後不可只道今日動便為始而昨日靜更不說也如鼻息言呼吸則辭順不可道吸呼畢竟呼前又是吸吸前又是呼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名曰太極

若無太極便不翻了天地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當初元無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動極復靜循環流轉其實理無窮氣亦與之無窮自有天地便是這物事在這裏流轉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只是這箇物事滚將去

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

中又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

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或疑靜處如何流行

曰惟是一動一靜所以流行如秋冬之時謂之不流

行可乎若謂不能流行何以謂之靜而生陰也觀生

之一字可見

自太極至萬物化生只是一箇道理包括非是先有此

而後有彼但統是一箇大原由體而達用從微而至

著

問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具一太極如此說則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爾如月在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分也

太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括盡了天下物事

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

者所以大無聲無臭之妙也

太極無方所無形體無地位可頓放若以未發時言之未發却只是靜動靜陰陽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動亦太極之動靜亦太極之靜但動靜非太極耳故周子只以無極言之未發固不可謂之太極然中含喜怒哀樂喜樂屬陽怒哀屬陰四者初未著而其理已具若對已發言之容或可謂之太極然終是難說此皆只說得箇髣髴形容當自體認

動不是太極但動者太極之用耳靜不是太極但靜者太極之體耳

或問太極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

才說太極便帶著陰陽才說性便帶著氣不帶著陰陽與氣太極與性那裏收附然要得分明又不可不拆開說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隂陽五行此說性是如何

曰想是某舊說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爲禀於天者

言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易言一隂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者方謂之性此

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也

某甞說太極是箇藏頭底動時屬陽未動又屬隂了

太極自是涵動静之理却不可以動静分體用蓋静即

太極之體也動即太極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箇

扇子動揺便是用放下便是體才放下時便只是這一箇道理及揺動時亦只是這一箇道理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静而言曰不是兼動静太極有動静喜怒哀樂未發也有箇太極喜怒哀樂已發也有箇太極只是一箇太極流行於已發之際斂藏於未發之時

或問太極曰未發便是理已發便是情如動而生陽便是情

太極者如屋之有極天之有極到這裏更沒去處理之極至者也陽動陰靜非太極動靜只是理有動靜理不可見因陰陽而後知理搭在陰陽上如人跨馬相似才生五行便被氣質拘定各為一物亦各有一性而太極無不在也

問劉子所謂天地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否曰只一般但名不同中只是恰好處書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亦只是恰好處極不是中極之為物只是在中如這

燭臺中央簪處便是極從這裏比到那裏也恰好不曾加些從那裏比到這裏也恰好不曾減些

太極是箇大底物事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無一箇物似宇樣大四方去無極上下去無極是多少大無一箇物似宙樣長遠亘古亘今往來不窮自家心下須常認得這意思問此是誰語曰此是古人語象山常要說此語但他說便只是這箇又不用裏面許多節拍卻只守得箇空蕩蕩底公更看橫渠西銘

初看有許多節拍却是狹窄其量是甚麽樣大

以理言之則不可謂之有以物言之則不可謂之無

或問康節云道為太極又云心為太極道指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言心指人得是理以為一身之主而言

曰固是但太極只是箇一而無對者

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

極是道理之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

太極只是極至更無去處了至高至妙至精至神是没去處濂溪恐人道太極有形故曰無極而太極是無之中有箇極至之理

問太極理也理如何動靜有形則有動靜太極無形恐不可以動靜言曰理有動靜故氣有動靜若理無動靜則氣何自而有動靜乎

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問太極便是人心之至理曰事事物物皆有箇極是道理之極至或曰如君之仁臣之敬便是極曰此是一事一物之極總天地萬物之理便是太極太極本無此名只是箇表德

太極如一本生上分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略少歇也不是生到這裏自合少止所謂終始萬物

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

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默時便是靜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黄碧緑無非是這太極

所謂太極者不離乎陰陽而為言亦不雜乎陰陽而為言

問萬物各具一太極此是以理言以氣言曰以理言

無極而太極只是無形而有理周子恐人於太極之外更尋太極故以無極言之旣謂之無極則不可以有底道理强搜尋也問太極始於陽動乎曰陰靜是太極之本然陰靜又自陽動而生一靜一動便是一箇闢闔自其闢闔之大者推而上之更無窮極不可以本始言

問南軒云太極之體至靜如何曰不是又云所謂至靜者貫乎已發未發而言如何曰如此却成一不正當

尖斜太極 以上語類三十九條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是則所謂太極者也

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在太極裏今人說是陰陽上别有一箇無形無影裏是太極非也

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

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以上三條出性理太極圖小註

此道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爲三也若直以一爲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答程泰之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本不可以先後言然就中閒截斷言之則亦不害其有先後也觀周子所言太極動而

生陽則其未動之前固已甞靜矣又言靜極復動則已靜之後固必有動矣如春夏秋冬元亨利貞固不能無先後然不冬則何以為春而不貞又何以為元就此看之又自有先後也答王子合

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來敎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其以形而上下者其實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丈以形而上下者其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而

初未嘗有異也 答程可久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 答程可久

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也謂太極有動靜則可

以流行而言也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 答楊子直

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 答林黄中

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 答呂子約

銖問極之為言究竟至極不可有加之謂以狀此理之名義則舉天下無以加此之稱也故常在物之中為物之的物無之則無以為根主而不能以有立故以為在中之義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以有形者論之則如屋之有脊棟囷廩之有通天柱常在此物之中央四面八方望之以取正千條萬别本之以有生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其義一也未知推說如此是否曰是答董叔重○以上文集八條

天地

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這一箇氣運行磨來磨去磨得急了便拶許多渣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

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渣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渣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

為地

問天有形質否曰只是箇旋風下輭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上面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

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泛如此只不知因甚麽時凝了初間極輭後來方凝得硬

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

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雹日星之屬

問自開闢以來至今未萬年不知已前如何曰已前亦須如此一番明白來又問天地會壞否曰不會壞只是相將人無道極了便一齊打合混沌一番人物都盡又重新起又問生第一箇人時如何曰以氣化二五之精合而成形釋家謂之化生如今物之化生者甚多如蝨然

方渾淪未判陰陽之氣混合幽暗及其既分中間放得

開闢光朗而兩儀始立邵康節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則是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之前又是一箇大闔闢更以上亦復如此直是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小者大之影只晝夜便可見五峯所謂一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物消盡舊迹大滅是謂鴻荒之世嘗見高山有螺蚌殼或生石中此石即舊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變而為高柔者却變而為剛此事思之至深有可驗者

問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有否曰只是都有此理

天地生物千萬年古今只不離許多物

地却是有空缺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缺逼塞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著那天天包地其氣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見地廣處

天包乎地天之氣又行乎地之中故橫渠云地對天不過

問天地之所以高深曰天只是氣非獨是高只今人在地上便只見如此高要之連地下亦是天又云世間無一箇物事大故地恁地大地只是氣之渣滓故厚而深也

天地但陰陽之一物依舊是陰陽之氣所生也

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複而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無外所以其形有涯而其氣無涯也為其氣極緊故能扛得地住

不然則墜矣氣外更須有軀殼甚厚所以固此氣也

若夫地動只是一處動亦不至遠也

古今歷家只是推得箇陰陽消長界分爾如何得似康節說得那天依地地附天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底幾句

問天依形地附氣曰恐人道下面有物天行急地閣在中

天明則日月不明天無明夜半黑淬淬地天之正色

天只是一箇大底物須是大著心腸看他始得以天運言之一日固是轉一匝然又有大轉底時候不可如此偏滯求也

天轉也非自東而西也非旋環磨轉却是側轉

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内外六合之形須有内外日從東畔升西畔沈明日又從東畔升這上面許多下面亦許多豈不是六合之内歷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

無内外

問天地之心亦靈否還只是漠然無為曰天地之心不可道是不靈但不如人恁地思慮伊川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

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

問天地無心仁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維此所以為天地之道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

心

天地别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説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説得最好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

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草木禽獸接著遂為草木禽獸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只恁定說不得

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

造化之運如磨上面常轉而不止萬物之生似磨中撒出有粗有細自是不齊又曰天地之形如人以兩椀相合貯水於内以手常常掉開則水在内不出稍住

手則水漏矣

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

物具中有粗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

帝是理為主

蒼蒼之謂天運轉周流不已便是那箇而今說天有箇

人在那裏批判罪惡固不可說道全無主之者又不

可這裏要人見得

問經傳中天字曰要人自看得分曉也有說蒼蒼者也

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時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

特天中之一物爾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㩁在中間隤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下

李通云地上便是天

天地不恕謂肅殺之類

問天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旋轉得緊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轉得愈緊若轉纔慢則地便脫墜矣

道家有高處有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那裏

氣又緊故也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至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凝結成兩箇蓋是氣化而生如蝨子自然爆出來既有此兩箇一牝一牡後來却從種子漸漸生去便是以形化萬物皆然

天地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

天地之性情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不曉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言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

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然卻虛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鞴天便是那鼓鞴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往來緣中間虛故容

得這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爾

或問伊川說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盡也因舉莊子孰綱維是孰主張是十數句曰他

也見得這道理

列子曰天積氣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此言得之或問天地壞也不壞曰既有形氣如何得不壞但一箇壞了便有一箇生得來 以上語類三十九條

問康節天地自相依附之說燔以為此說與周子太極圖程子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義一致非歷家所能窺測曰康節之言大體固如是矣然歷家之說亦須考之方見其細密處如禮記月令疏及晉天文志皆

不可不讀也 荅李敬子

問清濁以氣言剛柔美惡以氣之為質言清濁恐屬天剛柔美惡恐屬地曰陳了翁云天氣而地質前輩已有此說矣 荅徐彥章

天地之間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以生

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答張欽夫

康節所著漁樵對問論天地自相依附形有涯而氣無涯極有條理當時想是如此說故伊川然之答吕伯恭〇以上文集四條

陰陽　五行　時令

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以下論陰陽

陰陽五行之理須常常看得在目前則自然牢固矣

五行相為陰陽又各自為陰陽

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只說五行而不言陰陽者蓋做這

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

子云五行一陰陽也舍五行無別討陰陽處如甲乙

屬木甲便是陽乙便是陰丙丁屬火丙便是陽丁便

是陰不須更說陰陽而陰陽在其中矣或曰如言四

時而不言寒暑耳曰然

陽無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

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是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無今日一旦便都復了大抵剥盡處便生莊子云造化密移疇覺之哉這語自說得好又如列子亦謂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盛人之一身自少至老亦莫不然

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

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問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

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横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說得似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

問一故神曰横渠說得極好須當子細看但近思録所

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横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却周行乎事物之間如所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爾此說得極精須當與他子細看

神化兩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横渠推出來

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

兩故化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在陰時全體都是

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一挨將去底一日復

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直

卿云一故神猶一動一静互為其根兩故化猶動極

而静静極復動

横渠言陰聚之陽必散之一段却見得陰陽之情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此當思無有陰陽而無太極底時節若以為止是陰陽陰陽却是形而下者若只專以理言則太極又不曾與陰陽相離正當沈潛玩索將圖象意思抽開細看又復合而觀之某觧此云非有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也此句自有三節意思更宜深考通書云靜而無動動而無靜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當即此兼看之

問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注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太極只是理理不可以動靜言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理寓於氣不能無動靜所乘之機乘如乘載之乘其動靜者乃乘載在氣上不覺動了靜靜了又動曰然又問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那箇動又從上面靜生下上面靜又是上面動生來今姑把這箇說起曰然

問太極動而生陽是陽先動也今解云必體立而用得

以行如何曰體自先有下言靜而生陰只是說相生無窮耳

統言陰陽只是兩端而陰中自分陰陽陽中亦有陰陽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雖屬陽而不可謂其無陰女雖屬陰亦不可謂其無陽人身氣屬陽而氣有陰陽血屬陰而血有陰陽

問陰陽動靜以大體言則春夏是動屬陽秋冬是靜屬陰就一日言之晝陽而動夜陰而靜就一時一刻言

之無時而不動靜無時而無陰陽曰陰陽無處無之

橫看竪看皆可見橫看則左陽而右陰竪看則上陽

而下陰仰手則為陽覆手則為陰向明處為陽背明

處為陰正蒙云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

相求絪緼相揉相兼相制欲一之不能蓋謂是也

厚之問陽變陰合如何是合曰陽行而陰隨之

陰陽有相對而言者如東陽西陰南陽北陰是也有錯

綜而言者如晝夜寒暑一箇橫一箇直是也伊川言

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底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底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體在天地後用起天地先對待底是體流行底是用體靜而用動○以上語類二十條）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答楊元範）

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已涉形器五性為形而下者恐皆未然陰陽固是形而下者然所以一陰一陽者乃理

也形而上者也五事固是形而下者然五常之性則理也形而上者也　答楊子順

問蔡丈云天根是好人之情狀月窟是小人之情狀三十六宮是八卦陰陽之爻某疑人物二字恐未可便以善惡斷之又言三十六宮都是春即月窟亦為春也曰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自有所主康節所詠恐是指生物之源而言則正氣為人偏氣為

物為陰陽之辨季通所論却是推說然意亦通也答甘吉甫

問蔡丈言天根為好人之情狀月窟為小人之情狀又云陰陽都將做好說也得以陰為惡陽為善亦得伏蒙賜教以為陽善陰惡聖賢如此說處極多蓋自正理而言二者固不可相無以對待而言則又各有所主某疑康節先言天根月窟是合偏正而言後言以為都是春者是專以正者言之不知是否曰看遺書

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攷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答甘吉甫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

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傅伯拱字序

陰陽之氣相辨而不能相無其為善惡之象則異乎此蓋以氣言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其本固竝立而無先後之序善惡之分也若以善惡之象而言則人之性本獨有善而無惡其為學亦欲去惡而全善不復得以不能相無者而為言矣今以陰陽為善惡之象

而又曰不能相無故必曰小人日為不善而善心未甞不間見以為陰不能無陽之證然則曷不曰君子日為善而惡心亦未甞不間見以為陽不能無陰之證耶蓋亦知其無是理矣且又曰克盡己私純是義理亦不離乎陰陽之正則善固可以無惡矣所謂不能相無者又安在耶大凡義理精微之際合散交錯其變無窮而不相違悖且以陰陽善惡論之則陰陽之正皆善也其沴皆惡也周子所謂剛善剛惡柔亦如之者是也以象

類言則陽善而陰惡以動靜言則陽客而陰主此類甚多要當大其心以觀之不可以一說拘也答王子合

陰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之外也蘇氏易解辨

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莫著於此者矣

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曰一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之所以為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其說如此蘇氏

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嚴凝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歴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歴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而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

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其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遇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況說卦之本文於巽則但取其潔齊於乾則但取其戰而已而未嘗有一陰一陽始生之說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

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為陰柔也答袁機仲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一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巳位乾卦六陽雖極

而温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温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倣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按圖以推其說可見答袁機仲

來諭以東南之温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

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别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説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諭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爲柔以義爲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强以温厚爲柔嚴凝爲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爲説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

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見其失矣盖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温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

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葢亦所謂陽中之隂隂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答袁機仲

○以上文集十一條

問前日先生荅書云陰陽五行之為性各是一氣所禀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他所以道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節復問這箇莫是木自是木火自是火而其理則一先生應而曰且如這箇光也有在硯葢上底也有在墨上

底其光則一也 以下論五行

氣之精英者為神金木水火土非神所以為金木水火土者是神在人則為理所以為仁義禮智信者是也

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却細推出來

天一自是生水地二自是生火生水只是合下便具得濕底意思木便是生得一箇軟底金便是生出得一箇硬底五行之說正蒙中說得好又曰木者土之精

華也又曰水火不出於土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胡亂下一字

問黄寺丞云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之氣便是火否曰然

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

論陰陽五行曰康節說得法密横渠說得理透邵伯溫

載伊川言曰向惟見周茂叔語及此然不及先生之有條理也欽夫以為伊川未必有此語蓋伯温妄載某則以為此語恐誠有之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

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鑠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

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從土中旋生出來

大抵天地生物先其輕清以及重濁天一生水地二生火二物在五行中最輕清金木復重於水火土又重於金木如論律呂則又重濁為先宮最重濁商次之角次之徵又次之羽最後以上語類十一條

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巳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

常之理可見　荅黄商伯

問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竊謂氣之初温而已温則蒸溽蒸溽則條達條達則堅凝堅凝則有形質五者雖一有俱有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曰向見吳斗南說五事庶徵皆當依此為序其言亦有理　荅黄商伯

問二氣五行造化萬物一闔一闢萬變是生所謂五行之氣即雷風水火之運耶又即二氣之參差散殊者

耶先儒謂物物皆具則人之氣禀有偏重者謂之皆具可乎或謂雖物皆具而就五行之中有得其多者有得其少者於此思之殊茫然未曉曰五行之氣如溫涼寒暑燥濕剛柔之類盈天地之間者皆是舉一物無不具此五者但其間有多少分數耳五音五色五味之類皆是也○荅呂子約

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

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荅林子玉

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此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荅林子玉○以工文集五條

問學者云古人排十二時是如何諸生思未得先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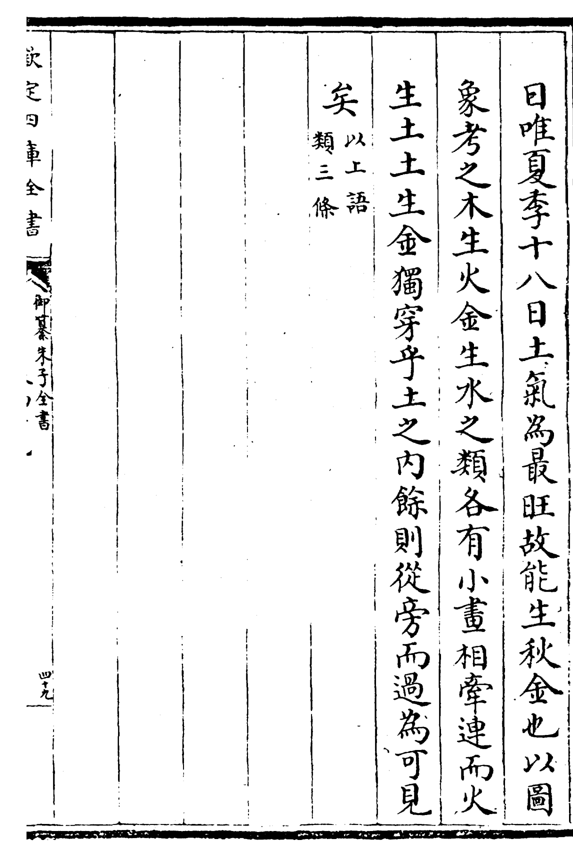
志字從之從心乃是心之所之古㫖字從之從日亦

是日之所至蓋日至於午則謂之午時至未則謂之未時十二時皆如此推古者訓日字實也月字缺也月則有缺時日常實是如此如天行亦有差月星行又遲趕他不上惟日鐵定如此又云看北斗可以見天之行以下論時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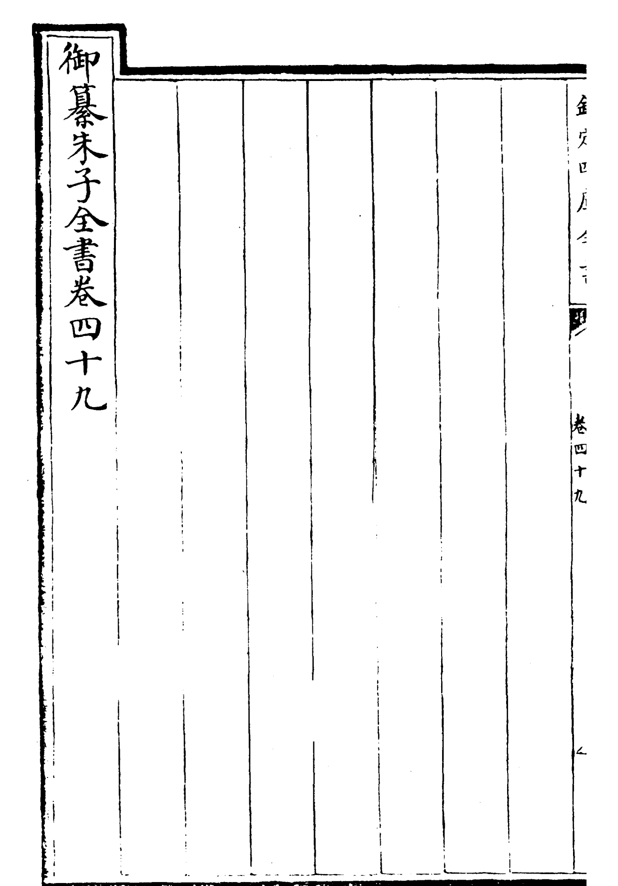
數只是算氣之節候大率只是一箇氣陰陽播而為五行五行中各有陰陽甲乙木丙丁火春屬木夏屬火年月日時無有非五行之氣甲乙丙丁又屬陰屬陽

只是二五之氣人之生適遇其氣有得清者有得濁者貴賤壽夭皆然故有參錯不齊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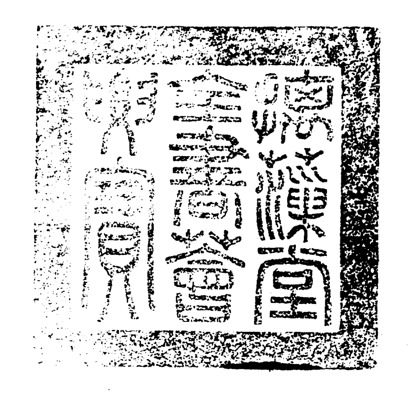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陰陽氣也生此五行之質天地生物五行獨先地即是土土便包含許多金木之類天地之間何事而非五行五行陰陽七者滚合便是生物底材料五行順布四時行焉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如春屬木而清明後十二日即是土寄旺之時每季寄旺十八日共七十二



曰唯夏季十八日土氣為最旺故能生秋金也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連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内餘則從旁而過為可見矣以上語類三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王詔